

缂丝如刻

缂丝的来源[上]



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这是一种经彩纬显现花纹，形成花纹边界，具有犹如雕琢缕刻的效果，且富双面立体感的丝织工艺品。缂丝的编织方法不同于刺绣和织锦。

它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而一般锦的织法皆为通经通纬法，即纬线穿通织物的整个幅面。

缂丝有其专用的织机——缂丝机，这是一种简便的平纹木机。缂织时，先在织机上安装好经线，经线下衬画稿或书稿，织工透过经丝，用毛笔将画样的彩色图案描绘在经丝面上，然后再分别用长约十厘米、装有各种丝线的舟形小梭依花纹图案分块缂织。同一种色彩的纬线不必穿过整个幅面，只需根据纹样的轮廓或画面色彩的变化，不断换梭。

缂丝能自由变换色彩，因而特别适宜制作书画作品。缂织彩纬的织工须有一定的艺术造诣。缂丝织物的结构则遵循“细经粗纬”、“白经彩纬”、“直经曲纬”等原则。即：本色经细，彩色纬粗，以纬缂经，只显彩纬而不露经线等。由于彩纬充分覆盖于织物上部，织后不会因纬线收缩而影响画面花纹的效果。

缂丝的通经断纬织法最早来自西域民族的缂毛织法，并由回鹘人（今维吾尔族的祖先）传至中原。在西北丝绸之路沿途就出土了不少缂毛精品，如英国的斯坦因在楼兰古城发现的织有奔马和卷草纹的缂



毛织物以及北朝的人像缂毛织物，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红地宝相花缂毛织品等。从以上实物的出土

情况来看，缂丝至晚出现在唐代。唐朝缂丝的出现与兴盛不仅有文献记载，还有不少的考古实物的发现。日本正仓院至今仍保存着几件奈良时期的唐草忍冬莲花对兽纹缂丝残片。1973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址中就发现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缂丝腰带，该条腰带系于一穿衣的女舞俑身上。这件有几何纹的缂丝腰带，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件缂丝实物。

唐以前的缂织法主要受织锦方法的影响，一般以齐缂或平缂为主。这种缂织方法使花与地的交接处有明显的空隙，称之为“水路”。由于费时费工，且受配色晕色的局限，一般以几何花纹为主，多用于制作丝带等饰物。

到了唐代，缂丝技术上出现了抢缂法和套缂法。抢缂法采用不同的色彩，以后缂继前缂而渐匀其色，可用于小如花的蓓蕾。套缂法以层色作为阶线，顺序相套，长短参差，以减少水路间的空隙。唐代缂丝由于没有使用晕色匹配，色彩层次也不够丰富，但由于采用了金线地纹缂织法，表面上比以往更显华贵。

北宋缂织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还新创了构缂和双套缂等技艺。北宋缂织的花纹比唐朝更为精细，显色阶层也更为丰富。双套缂法的缂织纬短，线色易于婉转圆顺；双套缂法的云气纹，线较密细，主要用于翎毛，可按临近色阶的晕色顺序缂织，从而使花鸟纹更具有立体感和装饰性。辽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紫汤荷花》、《紫天鹿》等缂丝珍品就是这些高超缂丝技艺的再现。这一时期的缂丝多用于作书画包首或佛经经卷的封面。

缂丝的来源[下]

南宋的缂丝生产重心随着其政治中心的南迁而转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由于宋徽宗的推崇和宋代院画的兴起，这时的缂丝功能发生了重大转折：从以往的日用装饰品发展成为具有纯粹欣赏性质的艺术品。这时的缂丝作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临摹名人书画为主。南宋的缂丝艺人用细腻的缂织技巧缂出织锦、印花和刺绣等工艺均无法表现的绘画艺术，在艺术效果上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境界，其特有的立体感更“胜于原作”，这一时期的缂丝技术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苏州、松江成为缂丝的重心。同时，缂丝名家辈出，朱克柔和沈子蕃便是其中的翘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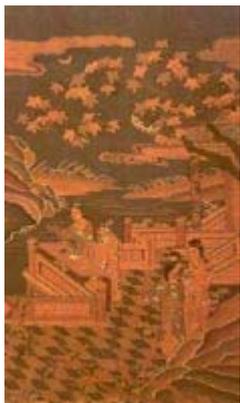
朱克柔，原名朱强，南宋松江云间人（今上海松江县），是一位以绘画和缂丝为生的女艺术家。在宋高宗时，其所作人物、花鸟、树石无不精巧绝伦，运用的缂织技法之娴熟，宛如用笔作画，有人称其“运丝如运笔，乃绝技也”，极受后世诵颂。其所独创的“长短抢”缂法

（即孪缣法），被称为“朱缣”，一直沿用至今。她的传世佳作《莲塘乳鸭图轴》、《缣丝牡丹图》及《蛱蝶山茶花图轴》就珍藏于她的故乡——上海博物馆中。

这件《缣丝牡丹图》，宽 2.3 厘米，高 24.75 厘米，为蓝色地五色缣丝。在这幅缣丝作品中，实际上使用了十二种色线，其中蓝色有两种，黄色四种，绿色四种，朱色、白色各一种。牡丹花的花瓣采用了“长短抢”缣法，以深浅多色层的纬线，长短参错互用，而渐晕其色，可能产生“空间色调”的晕色效果。

元明时期在缣织工艺上的创新较少，但色彩线的配制却别具匠新。崇尚金色的元代有圆金线缣织，明代则有明金缣法、孔雀彩羽、双股强拈丝线等，都属于其中的特色佳作。元代的缣金线有赤圆金和淡圆金两种，每根丝的细度仅为 0.2 毫米，每厘米内缣织的圆金线可达 96 根。明代则流行以孔雀羽线作为缣织的原料。这种缣孔雀羽线的具体工艺是将孔雀翎毛上的羽绒一根一根与丝绒拈合而成，如此织出来的花纹金翠耀眼，且永不褪色。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缣丝龙袍及故宫博物院院藏的明代缣丝椅披、桌垫上的龙纹图案等，都采用了孔雀羽来缣织龙纹，使其更显高贵。

元明两代缣丝的纹饰仍以摹缣古人书画作品为多。出现了巨幅缣丝作品，如明代的《瑶池乐庆缣丝》图轴，画心高达 260 厘米，宽 205 厘米。《赵昌花卉缣丝》图轴长也有 244.5 厘米，宽 44 厘米，这些都是举世罕见的巨幅之作。



明代的缂丝品种，除画轴、书法、首卷、佛像、裱诈等外，还广泛用于缂织各式袍服、裤子、朝靴、铺垫、椅披、桌围、挂屏等用品。花纹图案除传统的画鸟题材外，在表现人物和故事情节方面也有了较多的作品。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表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长生殿缂丝图轴》。

清代的缂丝则被大量用于各种花纹的服装和室内陈设用品上，大到整件龙袍、挂屏，小到荷包、扇套，同时这一时期缂织的巨幅佛像及宗教画也较多。清代缂丝最大的创举就是缂、绣、绘三者结合的“缂绣混色法”。这种方法大多用于缂织人物、山水、花鸟、虫鱼以及含有福、禄、寿等含义的书画图轴。故宫孝藏清苏州织造局所藏的《缂丝加彩绣九阳消寒图轴》就是其中的精品。画面上的人物及主体纹样采用的是五彩绣，背景和配衬的花纹均用缂丝法缂织，而梅树、茶树和桦树的树干则是在缂丝和刺绣的地上，再用画笔敷彩加染而成的。

缂丝名作

《紫鸾鹊谱》 这件北宋时期的作品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属传世

佳作。原件长 131.6 厘米，宽 55.6 厘米。在



紫色经丝的地上，采用分区分段挖花缂织的方法织成。其经面以单丝抢缂为主，间以齐缂；缂织细部有两根经丝，粗部有五根经丝跨越，缂织的技法非常高超，图案每组由五

横排花鸟组成。形态各异的鸾鹊，均作展翅飞翔状，凤凰祥鸟衔着如意，在花丛中飞舞。花卉以牡丹、佛莲为主，衬以折枝荷花、海棠等纹饰。整个花纹图案热烈繁茂，充分表现了盛唐的风韵。

《蛺蝶山茶花》 这件作品为南宋缂丝名家朱克柔的传世作品，



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原件高 25.6 厘米，宽 25.3 厘米。在磁青色的地上，用彩纬缂织出盛开的三朵山茶花和一对飞舞的蛺蝶。用齐缂法缂织枝干绿叶，以及盛开的山茶花的花蕊和花瓣；蝶翅用抢缂法晕色，蝶须辅于构缂点缀。分枝上的三个蓓蕾含苞欲放，被虫蛀过的黄叶，表现得惟

妙惟肖，十分逼真。左下角有朱克柔缂织的“朱印”一帧。

《长生殿》 这是一幅明代缂丝作品，现收藏



于江苏镇江博物馆。其题材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描绘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七夕定情于华清宫长生殿的场面。按宫廷中深沉暗光的场景，其用色以绛红紫黑等暖色调为主，用捻金线勾勒渲染，更显出金碧辉煌的宫廷气氛。所用缂丝织法有

齐缂、平缂、鳞缂等。尤其是以金线勾勒景物轮廓，取得了强烈的色彩效果。